

ZUO BISHANG GUAN—GEZHAOQUANG SHUHUA ZUO BISHANG GUAN—GEZHAOQUANG SHUHUA ZUO BISHANG GUAN—GEZHAOQUANG SHUHUA

# 作壁上观 / 葛兆光书话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RENMIN

CHUBANSHE

今人书话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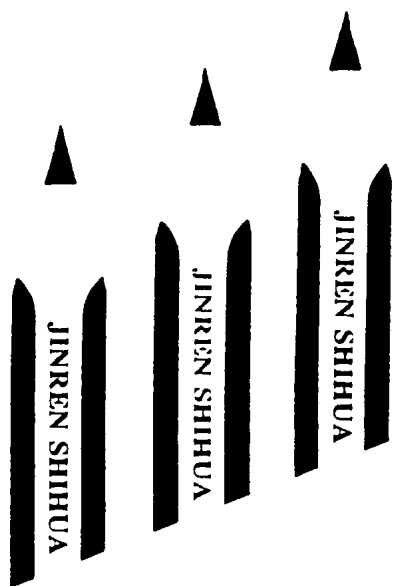
今人书话系列

作壁上观 / 葛兆光书话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RENMIN

CHUBANSHE



丛书策划 绿林书房  
责任编辑 蒋 恒  
责任校对 张谷年  
装帧设计 池长尧

作壁上观——葛兆光书话

葛兆光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排 版 杭州天天电脑信  
息处理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  
装 订 长风纸制品厂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  
插 页 4  
字 数 233 千  
印 数 1—10000

---

版 次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7 年 7 月第 1 次

---

ISBN 7-213-01525-7/G·375

---

定 价 14.70 元

## 今 人 书 话

### 介 语

谈书的文字古已有之，此者如今归之“书话”，而古时多属目录校雠之学。汉代刘向父子受命校书秘府，著为《别录》、《七略》，其后班固据以纂成《汉书·艺文志》，此乃官修书目和史志书目之开端。三国两晋而下，迭更丧乱，而图籍著录屢代不废。如郑默之《中经》，荀勖之《新簿》，皆有创获。唐初修《隋书》，有《经籍志》之作，玄宗时又有《群书四部录》，至此官修书目已蔚为大观。私撰目录肇始于南朝齐梁间，王俭撰《七志》，阮孝绪撰《七录》，总集众家名簿，补苴官目之缺，堪为书林佳话。王、阮志录群书，非仅津逮来学，更以惟书是癖之雅趣启染后世文人。延至宋代，私家刻书、藏书风气大盛，各种书目著录相率而出，亦为一代雅事。举其要者，首推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二志。其后明清两代，书海泛滥，此类著录便是不胜枚举。而书目之外，至此又有书跋集录一路，如毛晋《隐湖书跋》、钱曾《读书敏求记》、王士禛《渔洋书跋》等等，较之前者更见读书人之心得和情趣。

由志目而为题跋，而为近之书话，著述体裁之递相嬗变，盖因风气所使，古今文人心性不同耳。古人著录图籍，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要旨，惟于版本、目录一节用功良多。近世以来，文人觉于时势，书里书外，触处皆是文章，故援笔之际，或于义理辞章道及风俗人心，或由掌故佚闻寻绎精神趣味，论列书事亦多有感而言，缘事而发。近人叶德辉撰《书林清话》，虽云旨在考述刻书源流与校勘家掌故，字里行间亦自有传薪之意，又痛慨“秦火胡灰之厄”，心事意气在在可见。

《书林清话》之前，有叶氏族入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一作，哀录藏书家遗事，亦未尽是书斋之语。此二书，自书目、题跋之外另辟一途，可谓书外言书，文字式样显然更趋自由。如今“书话”之体，通常以为由清人书跋发展而来，其实叶昌炽、叶德辉这类摭谈诸般书事之文字亦是一处来源。唐弢先生在其《书话》初版自序中说过，他本人的书话写作就汲取了《书林清话》的一些特点。不惟其一者，但看三四十年代出现的许多书话，像阿英、郑振铎、周越然诸先生的作品，都是兼具前人书跋和书事笔记性质。至于今人之书话作品，则又不同于前人，其中版本目录色彩愈益减褪，而更为注重书里书外之掌故、事略、情致、意境等等，且不乏针砭时弊之笔。读书人掩卷思道，抚今追昔，激扬文字，厥有斐篇。此者见性见情，更见时贤用世之心。

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书话之作大行其道，与日渐繁盛之学术随笔互相辉映，已是一种引人瞩目的文化景观。当然，今人书话仍还不同于一般的学者散文，较之后者它含有更加浓厚的书卷气息，大体不离书本或书人书事。在出版事业日益繁荣，书籍流布十分便利之今日，此类文字备受读者欢迎亦自必然。其实，书话之风靡今日，亦正体现了学术文化由书斋弥散社会，由学者播于民众的现代精神走向。

浙江人民出版社向以繁荣学术、积累文化为己任，于书林诸事亦多有用心，以往曾出版《两浙著述考》、《浙江藏书楼》等书，为读书界所看重。今届，该社又拟系统出版今人书话，委托我辈策划其事。我辈不才，幸赖海内学者书人鼎力相助，俯仰之间已初具规模，且精华所聚，可读可赏，或可谓之今世之书林佳话也欤。

绿林书房  
一九九七年六月

# 自序

这里集录的是我这些年写的短文。

当年在苗寨与老乡一起薅苞谷割秧青的时候，绝没有想到命中注定将来会整天与书打交道，读大学以后，近二十年中，大多数时间都是与书为伴度过的，整块的时间看专业书，零散的时间看消闲书。专业书是古人的书，消闲的书则五花八门，从武侠小说到围棋棋谱，从散文诗歌到电脑杂志，无论什么书，看后不免要有些感想，要发些议论，于是写了这些长长短短、无法归类，也不算“科研成果”的文章。

没想到这些文章还能編集出版。庆西兄从杭州打电话来，令我编一本“书话”，我感到很惶恐，自己那些稍微整齐的短文和随笔已经大多编在了《门外谈禅》、《佛影道踪》和《考槃在涧》三本集子中了，余下的有如竹头木屑，虽然不少却无法找到一个主题把它们统辖起来，而且这些文章并非都可以称为“书话”，只不过多多少少与书沾了些边，所以杂凑起来，勉为其难，请它们并置一处，算是完成了庆西兄交代的任务。

如今世道变幻，走到外面一看，好像都很陌生，陌生就不免心生畏惧，只好进小楼去看书，正好应了鲁迅“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箴言，就算是读书之后有些议论，发些感想，也是一介书生语，并不干时事，也不干生计。《史记·项羽本纪》记项羽率楚兵攻城掠地，威震天下，吓得各路诸侯将士“皆从壁上观”，其实我看书也是“从壁上观”而已。

大体编定这本集子时，北京刚刚好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匆匆忙忙写完这篇凑数的自序，窗外的积雪还没有化尽，据说，今天晚上还将有一场大雪，似乎今年的冬天来得很晚，冬天的雪也比以往晚了许多，不过，好在它还下。

葛兆光

一九九七年一月三日于清华园

# 目录

自序	1
----	---

---

## 风雨如晦

---

尘封在阁楼中的往事	3
夹在书中的旧时心事	8
清理书架	13

---

## 新书评说

---

古代中国还有多少奥秘	
——读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	17
十八世纪的学术与思想	
——评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	28
《时宪通书》的意味	39
富于现代意味的宗教史研究	
——读陈寅恪关于六祖偈语的分析	46
一个学术传统的延续	
——读“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的随想	50
武学巅峰与无心境界	
——读武侠小说杂感	54
劫·连环劫·生死劫	
——新武侠小说讲故事的诀窍	60



陈列与叙述	
——读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	66
语言学批评的前景与困境	
——读《唐诗的魅力》	71
勾勒出一个时代的风貌	
——读傅璇琮《唐代科学与文学》	82

---

## 旧书签识

---

现存两部最古的图书目录	
——谈《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	93
《旧唐书》与《新唐书》	100
唐代文章总集：《全唐文》	109
《祖堂集》：关于南宗禅的珍贵文献	114
一个思想家的历史沉思录	
——读王夫之《读通鉴论》	121
从《觉后禅》说起	128
吃茶与饮酒	
——读敦煌卷子本《茶酒论》随想	136

---

## 序跋琐缀

---

《葛兆光自选集》序	143
《考槃在涧》序	150
《道教与中国文化》日文本序	152
中华书局本《名家精译古文观止》前言	154

---

## 口头禅话

---

僧璨：至道无难	161
道信：快乐无忧	164
弘忍：念佛净心	167
慧能：本来无一物	170
神会：立无念为宗	174
怀让：说似一物即不中	177
行思：庐陵米作么价	180
希迁：阿谁缚汝	183
惟俨：非思量	186
普愿：平常心是道	190
天然：既无舍利更取两尊烧	194
文偃：春来草自青	198

---

## 佛祖西来

---

同与异：叔本华与佛陀的世界与人生	205
直觉与悟性：佛教与柏格森的理论	212
“自内所证”：胡塞尔与禅宗	216
原初之思：海德格尔要返回何处	220
没有落脚处：德里达如是说	225

---

## 说唐新绎

---

王 绩	235
王 勃	237
陈子昂	240

孟浩然	242
王维	245
李白	248
杜甫	252
孟郊	256
韩愈	259
白居易	262

---

### 酱醅盐梅

---

槛外人说槛内事	
——关于考古发现与历史重建的随想	267
想象的限度	274
通神	
——外行谈书杂感	278
清华感言（外一篇）	283
战争是一种犯罪	
——法国汉学家马伯乐遇难半世纪祭	287

---

### 东洋景儿

---

祭如在	293
写在绘马上的心愿	296
黄檗寺的故国之思	299
不变的山川与易变的世情	302
十六万片礼佛心	
——访韩国通度寺瑞云庵	306

---

◇  
风  
雨  
如  
晦

【今人书话】

---



## 尘封在阁楼中的往事

在清华园教书，自然免不了常被人问起今日之清华与往日之清华，被问得多了，就生出一个习惯，就是关心清华的往事。一直想了解当年水木清华的藤影荷声中是怎样熏陶出如此杰出的一代学人的，也总是希望了解当年清华文科的先生们是怎样教育和评价当年的弟子的，于是，便在当年遗留的资料中寻访答案。听说清华大学老图书馆的阁楼里，至今还保存了很多昔日的考试卷子和毕业论文，我就发了一个愿，要把这批东西好好地看看。近日有了空闲，于是换了一身旧衣服，钻到灯光昏暗的楼上，翻了一遍。在四层，那个几乎直立不起来的阁楼中，果然看到不少当年文科学生的毕业论文，有的论文曾经从当年的北平到云南兜了一圈，然后静静地四楼灰尘中封存了几十年。翻开一摞，上面的绳子还是当年的旧物，看看作者姓名，少数知名已久，但大多数却不相识，他们也许有的已经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有的可能还在世，但想来也是风烛残年了。他们还能想起当年他们辛辛苦苦写的论文么？在厚厚的灰尘里，在昏暗的灯光下，我慢慢地翻看当年的论文，在发黄的稿纸和变色的墨迹中遥想当年学生的苦读，先生的教诲，也不免时时想到今日的情景，于是，引发了一些被鲁迅称之为九斤老太的感慨。

看到两份陈寅恪曾经批改过的毕业论文。

据说，陈寅恪先生是很少给学生高分的，八十五分即颇罕

见，但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的国文系毕业生刘钟明题为《有关云南之唐诗文》的论文上，他却给了八十七分，并写下如此一则评语：

此论文范围甚狭，故所收集之材料可称完备，且考证亦甚审慎。近年清华国文系毕业论文中，如此精密者尚不多见，所可惜者，云南于唐代不在文化区域之内，是以遗存之材料殊有限制，因之本论文亦不能得一最完备及有系统之结论，又，本论文标题“有关”二字略嫌不妥，若能改易尤佳。

这里，向来吝啬于赞誉的寅恪先生竟一连用了“完备”、“审慎”和“精密”三词，出乎人的意料之外，于是我细细地看这篇论文，的确这篇论文很出色，让我不能不感慨当年学生的水平。而在同年历史系毕业生张以诚的论文《唐代宰相制度》上，寅恪先生则批道：

大体妥当，但材料尚可补充，文字亦须修饰。凡经参考之近人论著，尤宜标举其与本论文之异同之点，盖不如此，则匪特不足以避除因袭之嫌，且无以表示本论文创获之所在也。

这是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六日批改的，与刘钟明论文同一天。这篇论文的论述范围很广，题目很大，但是这种题目确实不是一个大学本科生日所能及，所以在文献资料的取材、前人研究的参考和研究思路的深入上都有不少缺陷，被寅恪先生一眼看出，于是，只给了七十八分。

且不说刘钟明的论文，就算是张以诚的那一篇，也决非今

日某些自称学术而不学无术的所谓论文可比，我颇惊讶于当年大学文科毕业生的水准，于是又感慨今日文科大学生的教育。当然，昔日寒窗下，除了成卷古书、满架洋书、品茗闲读之外，一九三六年北京西郊，荒草漫野，酸风射眸，也没有什么可以消闲的。而今天的大学生有电脑、有卡拉OK、有周末舞会，还要学自我推销，还要考GRE，还要考驾驶证，当然还要胸怀世界放眼全球，他们对于那些已经消失了几千年几百年的往事并没有兴趣，毕竟六十年过去了，可是，当我看到一篇大学生的读书报告上抱怨《老子》太难、《庄子》太玄、《孙子兵法》根本就不知道说些什么时，我还是从心底里泛出一股寒气，实在觉得莫名的悲哀。

没法儿责怪学生，只好来检讨老师。读了寅恪先生这两篇批语，倒想到了时下讨论的“学术规范”。眼前，“学术规范”的讨论似乎有些走火入魔，话题与主题似乎离得越来越远，其实“规范”只是先生要交给学生的最基本的东西，说起来，先生并不能教学生什么，尤其是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文科的课题，各人有各人的领域，在文史这一行中，如果先生手把手地教，学生照猫画虎地学，其实只是误人子弟，因为用自己的模子翻铸出来的至多是自己的替身，而所有有出息的学生都将各研究一个专题，而在他的这一专题中，先生并不见得比学生知道得多，所以先生的事情就是给他一个规范，一个方法，一个思路，所谓“师傅领进门”的“门”即此，这个“门”恰恰是学术的“众妙之门”。在寅恪先生的短短批语中，就有规范在：首先，材料要全，《唐代宰相制度》之所以被批评，就是因为作者有时并没有尽力搜集文献中的相关资料，如唐睿宗时代的宰相二十五人，作者称“其中张仁奭、韦嗣立、裴谈、李日知、薛稷、宋璟等六人，无传可考”，寅恪先生便严厉地在“无传可考”四字边打了四个大大的问号，在天头上的眉头



中可以看出先生的恼怒，而《有关云南之唐诗文》之所以被赞扬，究其原因，文献整齐完备是很关键的；其次，研究史要清楚，唐代宰相制度，日本人早有论文，作者若未见到，则属疏漏，如见到而不提及，则有关学术道德，故寅恪先生十分不满，在批语中、在眉批中两次提起，而《有关云南之唐诗文》则在各章附注及书后的《引用书目》中把前人有关研究一一说明，故而有幸获得高分；再次，是选题要有意义，文史题目多如牛毛，俯拾即是，但价值却大相径庭，一个题目是否有意义，其标准之一就是，它是否具有范型的意味。范型的意思有两个，一个是它可以作为了解更大问题的窗口或基石，一个是它可以推广作为普遍适用的操作模式，寅恪先生关心的是中国文化历史与价值的根本性阐发，所以对刘钟明的论文讨论当时并不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区域感到惋惜，因为当时的云南，尚处于文化意义上的边地，所以对它的研究只能得到对中国文化的局部性认识，而“不能得一最完备及最有系统之结论”。

在陈寅恪这样的严师指导下，清华文史类的学生中出现了一大批出类拔萃之辈，没有必要一一细数他们的名字，在这个名单中当然会有我们熟悉的许多先生。我想追问的是，今天当老师的我们还能有这样的严厉和耐心么？恐怕说不得严厉了，几十年来，一次又一次的劫难已经把先生的尊严打消得无影无踪，先生们不仅不敢提师道的威风，还得想方设法在课堂上赢得学生的鼓掌喝彩。据说，昔日王国维、陈寅恪上课，是没有多少学生大笑开怀的，因为太深太专，但身后的弟子却因了这太深太专而成就了他们既专且深的学问，可是今天的制度却要以听课率来考核教师的业绩，先生只好改了腔调学侯宝林，以抖包袱来吸引学生，而学生在开怀一笑之后，却什么也没听到，什么也没记住。大概也说不得耐心了，就算老师有耐心，老师也没有权力要求学生跟着一起耐心，在古书的灰尘中发现